

怡情书吧

# 西湖梦寻

〔明〕张岱撰 李小龙评注

中华书局

# 西湖梦寻

〔明〕张岱撰 李小龙评注

怡情书吧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湖梦寻 / (明)张岱撰; 李小龙评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3

(怡情书吧)

ISBN 978 - 7 - 101 - 07807 - 7

I. 西… II. ①张… ②李… III. ①古典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明代 IV. I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007832 号

---

书 名 西湖梦寻

撰 者 [明]张 岱

评 注 者 李小龙

丛 书 名 怡情书吧

责任编辑 刘胜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807 - 7

定 价 30.00 元

---

# 前 言

如果要在文章领域为每个时代树立一个高标的话，那将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文学公案，就如同明人对唐诗压卷之作的争论一样。但先秦之《庄子·逍遥游》、汉之《报任安书》、魏晋之《归去来兮辞》、南北朝之《哀江南赋》、唐之《进学解》、宋之《赤壁赋》，都是那个时代最具光彩的文字，这应当不会有太多人反对。而于明代，个人以为则应是张岱的《西湖七月半》与《湖心亭看雪》，想来也会有不少人与我有同感。而这两篇如精金美玉一般的文字分别收进了他的两种小品集《陶庵梦忆》与《西湖梦寻》。

## 张岱生平及著述

张岱是真正的诗书世家，其远祖可追溯至唐代名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至南宋初又出现了“总中外之任”的重臣张浚。而其高祖张天复、曾祖张元忬、祖张汝霖均以科举起家而为显宦，其曾祖张元忬更为隆庆五年（1571）之状元，可谓盛极。然而这种繁盛的局面至其父张耀芳便开始坎坷不遇了，虽然据张岱记载，其父自幼聪慧，才气过人，但却屡困场屋，抑郁不得志而终。

然而，与他的父亲相比起来，张岱一生却更具悲剧色彩。他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自为墓志铭》，我们可以此为纲来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他之所以自称“蜀人”，是因为其远祖为古剑州绵竹人，虽然中间多有迁徙，但所著仍多署“蜀”或“古剑”字样，以示不忘本原之意。由于张家为大族，故张岱从小便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故其自评“少为纨绔子弟”，连举十二“好”，均为明清时代贵介公子之所尚。然而时代让他们这个虽已没落但尚留架子的大家族彻底败落，在张岱四十八岁时，明亡清立，中国历史又进入了改朝换代的关头，张家也从世家而变为赤贫，“十二好”公子而成为“断炊”者。

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争利夺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搏菹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澆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年近七十的张岱在新王朝和新赤贫之下已经生活了二十年，他需要对一生进行总结，于是便有了“七不可解”的自评，这“七不可解”充满了复杂难名的情绪。如“贵贱紊”，自然有世代陵替之感，也无疑有对新朝的抵触；“贫富舛”则不但有上条之含义，更有自身操守的坚持；“文武错”一条则指其曾以布衣而上书请斩马士英并率兵追击之事；“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是苏轼的话，张岱无施不可之才确有苏轼之风，然其益之以“不谄”、“不骄”，则更有超然之致，而“尊卑溷”之评显然是反语了；“宽猛背”与“缓急谬”均为个人修养的自得之语；“智愚杂”则从另一面显出文人之迂与精致来。这些或庄言或谑语、或自嘲或自矜的“七不可解”比任何陈述都鲜明地描述出张岱的性格来。于是，与前“十二好”相对，这里又有“八可”、“八不成”，并且自虐式列出“六为”，亦激愤之语也。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匱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俟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

张岱一生蹭蹬，然而也玉成了他的立言事业，其著作极多，涉及极广，质量也很高。这些著作可以说涵盖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而最为其所重视的，自然是史学著作。张家自张元忭开始便被称为“史学世家”，张岱在坎壈不遇的明代就开始了史学的创作，甲申之变后，这种著述行为就具有了更深的意义。他的《石匱全书》（张岱先有《石匱书》二百二十一卷，又有续作六十三卷，后人题为《石匱书后集》，实不妥。据张岱之孙张礼为《西湖梦寻》所作之凡例，当与《石匱书》合为《石匱全书》）共近三百卷，为有明一代史实之巨著，代表了明清之际明史修撰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石匱书》一直未能流通，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认为不存于世，故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

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鲁国相大涤翁之树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养于外大母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宦两广，藏生牛黄丸盈数麓，自余因地以至十有六岁，食尽之而厥疾始瘳。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隼若此，吾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此段概述生平，以此知其准确的生年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幼时聪慧，不仅当时大名士陈眉公（继儒）期其“以千秋之业”，其实作为山阴状元坊张氏之长孙，张岱自幼便是在这种期望下长大的，但历史已让这种重振家声的期望烟消云散了；而张岱却以其文字成就了另一番“千秋之业”。

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之。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辄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曾营生圻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圻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圻。”伯鸾高士，冢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里也。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

生与死的选择是明清巨变下文人普遍的困境，不能觅死，不能聊生，迁延不决，就仍存人世。此年张岱已年登七十，依《淮南子》的提法亦算中寿了，故欲仿古人自为墓志铭。有趣的是，所仿效者有徐渭，而据其《琅嬛诗集序》载“余老友吴系曾梦文长说余是其身后”，而张岱早年亦极喜徐渭之诗，且曾搜集《徐文长逸稿》，仿徐渭自为墓志铭，确得

其宜。只是作此文时年七十，故此关于张岱卒年学术界意见颇不统一。胡益民先生据有关文献推考其卒年当在康熙十九年（1680），享年八十四岁。

## 本书的整理情况

《西湖梦寻》之自序写于康熙十年（1671），序中已有“作梦寻七十二则”之语，故此时自己成书。然其付梓问世却已在四十六年之后了。据其孙张礼为凤嬉堂刻本所作《凡例》云：

先王父生平素多撰述，所著如《陶庵文集》、《石匱全书》以及《夜行船》、《快园道古》诸本，皆探奇抉奥，成一家言。以卷帙繁多，未能授梓。是集为从弟溱携来岭南，而韶州太守胡公见而称赏，令付剞劂，以张前徽。余小子自顾颛愚，不克仰承先志，而奉兹遗集，益感中怀，爰之梓人，锓以问世。其家藏诸种，俟有力梓行。庶几先王父未坠之精华，复得表章于当代也已。

从其“卷帙繁多，未能授梓”、“从弟溱携来岭南，而韶州太守胡公见而称赏，令付剞劂”等语看，此书之前从无刊本，此为初刻。而其署为“康熙丁酉年十月望日”，知已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了。幸运的是，此原刻本现有数本流传于世，一为黄裳先生旧藏（参其《清代版刻一隅》及《前尘梦影新录》），一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尚有一部藏于公安部群众出版社。

此后光绪九年（1883）又有刊本，删除了康熙本之凡例，并因金堡诗文之被禁毁而调整了序之排列：原本首为金序，现改以王雨谦序，将金序置于第四，并隐金堡之名而为武林道隐，正文中凡涉及金堡者亦均改之。而丁丙辑刻《武林掌故丛编》，第六辑收入此书，亦为光绪九年所刊，与此本同。此后各本，大多出自《武林掌故丛编》。



此书近数十年坊间翻刻甚多，以情理推测，有康熙原刊本存世，坊间所印自当以原刻为据，从而更近张岱原本之真，然事实却未然。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于《明清笔记丛书》中收入马兴荣先生点校之《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之合刊本，《点校说明》中云“《西湖梦寻》有康熙本、光绪本等数种”，现以“光绪本《西湖梦寻》为底本，参校其他本子”。然经仔细对校发现，点校并未以康熙本参校，全书正文仅出校记六条：第一条是《明圣二湖》篇“在清明则萍聚之”句，校云：“清，《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作‘晴’。”然此校有误，光绪本原文即为“晴”；而第二条《岳王坟》“万俟离”之“俟”、第三条《孤山》“庾岭”之“庾”，原本实不误，不烦校改；第四条《关王庙》“心臣义士”，据文意改为“忠臣义士”（康熙本即为“忠”）；第五条《于坟》“金屏梅”据《陶庵梦忆》改为“瓶”；第六条《宋大内》“两官十里恨”据刘基原诗改“十”为“千”。六条均未涉及康熙本。2007年此书再版均仍原本之旧。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家遂先生校注本，云：“《西湖梦寻》旧有《西湖集览》及《武林掌故丛编》本，又有杭州六艺书店及上海杂志公司重排铅印本，今以《西湖集览》本为底本，而以他本校之。”《西湖集览》本仍为丁丙所刻者，与《武林掌故丛编》本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程维荣先生校注本，云：“以《武林掌故丛编》本为底本，参校他本。”但以上二本之云“参校他本”实均未参考康熙本。

那么，康熙本文字究竟是否更近真呢？我们举出数例即可见。

《明圣二湖》录张岱《苏堤春晓》诗，第三句光绪本系统者均作“文弱不胜夜”，末字实不可解，程注本注云“疑为衣”，余本均无校，而康熙本原即为“衣”。

《玛瑙寺》有“保六僧撞之”一句，上云三本均同，然“保”字不可解，孙注本释为“责成”，程注本则以“使，分派”注之，均为以意为注者。实原本为“供”。

同篇有“吾想法夜闻钟，起人道念”句，“法”字费解，程注本云“疑为‘清’”，而原

本即为“清”；又有“宰字皆声”句，“宰”字亦不通，原本实为“字字皆声”。

……

如此之例甚多，不再详举。

另有漏字者，如《灵隐寺》篇光绪本阙一行二十字：“见有千余人蜂拥而来，肩上（有布袋，贮米五斗，齐至仓前库头，掣数袋斛之，五百）担米，顷刻上稟，斗斛无声。”（括号中为所阙者。）康熙本与光绪本皆每行二十字者，故后正阙一行。

还有需考证方知正误者：

如《十锦塘》引李流芳文有“小春四日”句，光绪本或因此文有“壬子正月”之语而改为“小春四月”，实误。首先，四月实已非春；其次，小春实指十月，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七引《初学记》：“冬月之阳，万物归之。以其温暖如春，故谓之小春，亦云小阳春。”康熙本即为“日”，且李流芳《檀园集》原文即为“日”。其实，《檀园集》还有旁证可参，其《程翁震泉贤配朱孺人七十寿序》文末有歌云：“阳月兮小春，设悦兮兹辰。月初生兮令方新，菊黄花兮枫丹林。”所谓“阳月”与“小春”同义，后所举之菊黄、枫丹皆为十月物候。

还有康熙本与光绪本皆错者，但可观其致误之脉络：

如《孤山》所附徐渭《孤山玩月》诗有“暇时吐高怀，四座尽倾听”一联。第一字康熙本为“夏”，光绪本为“暇”，看上去似以光绪本为是，然检核《徐渭集》方知其原为“忧”，康熙本误“憂”为“夏”，尚存形似，光绪本校刻者以此不通，亦不考文长原作，即意以同音而改为“暇”，看似通顺，文意却大变。

因此，本书以康熙刻本为底本，以光绪本为校本，参以《陶庵梦忆》及所引袁宏道、李流芳、徐渭等人别集，力图整理出一个文字可信的本子来。不过，限于体例，不列校记。但有几项点校原则，说明如下：一、尽量不改动底本，若有明显误字者，据参校本改（仅意改两字，即序言所署时间，原为“辛亥七日”，“日”字必“月”之误，以其后尚有“既望”二字，故径改；《六贤祠》“立四贤祠，以祀李邕侯、白、苏、林三人”，改“三”为

“四”。而前文所云“夏”改为“忱”是可以确证的误字，故径改）；二、尽量不据各家别集校改底本，因张岱在收录这些诗文之时或有自己的考虑，故如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柳永《望海潮》词等均与原文有出入，再如刘基《宋大内》诗，中间少了八句，但上下仍贯通，或为作者有意落之，故均仍其旧；三、所引诗文之标题亦与原文多不同，亦不据各家文集回校；四、康熙本所附五篇序及凡例对理解《西湖梦寻》之成书很有帮助，故附录于书末。

以上的情况均是对文字校订的说明，还有就是本文的注。

《西湖梦寻》的注本其实并不少，但多急就章，若论认真而有贡献者，仍属孙家遂先生注本，孙先生事属草创，虽有阙注或误注者，但为此书注释椎轮大辂。此后程维荣先生注本当参考了孙注，但也有不少更正旧注之误者及新注，也是不错的本子。

不过，注释方面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全书提及人物中，有许多“待考”或失注者，本书就补注了八十余人。对人物生平的了解自然会帮助我们对文章内容的接受。比如《灵隐寺》篇提到的“具和尚”，张岱已说此人“为余族弟”，且送其之诗有“余自闻言请受记，阿难本是如来弟。与师同住五百年，挟取飞来复飞去”之句，可见张岱很尊敬此人，且此人于灵隐寺亦大有功德，《灵隐寺》一篇实为具和尚之专传，但此前之注均未及之。胡益民先生于张岱研究颇有心得，其《张岱评传》及《张岱研究》二书均考证此“具和尚”实为静涵禅师张有誉，算是对张岱交游有了新的开拓。然仍有误，此人实当为张岱族弟张弘礼，吴伟业有《灵隐具德和尚塔铭》一文，对此人生平有详细的叙述。再如《西溪》篇云：“余友江道闾有精舍在西溪，招余同隐。余以鹿鹿风尘，未能赴之，至今犹有遗恨。”江道闾，孙、程二注本亦未注，此人实名江浩，字道庵，钱塘人，明诸生，明亡为僧，名济斐，字月用，其曾于西溪之横山筑蝶庵并隐居于此，张岱所云精舍，即江浩所建之蝶庵。而张岱晚年曾自号蝶庵，应有稍补其遗恨之意。这些人物若不注出，对原文的理解自会打折扣。

除此之外，有关典故及遗迹亦尽力搜讨，以期所注更为切当。如《法相寺》开篇即

云“法相寺俗称长耳相”，孙注本注云“疑为‘长耳寺’之误”，程注本则肯定地说“应为‘长耳寺’”，然据《咸淳临安志》、《武林旧事》、《西湖游览志》等书载，知“长耳相”乃“长耳相院”之省称，《咸淳临安志》尚有“长耳相巷”之名；此外据《梦粱录》等书载，知此寺长耳和尚法真有号为“长耳相禅师”，故其并不误。再如《法相寺》又有“至宋乾祐四年正月六日，无疾，坐方丈，集徒众，沐浴，趺跏而逝”之语，《龙井》有“唐乾祐二年，居民募缘改造为报国看经院”之语，孙注本前者云“按宋无乾祐年号，必有误”，后者云“按唐无乾祐年号，此处必有误字”；而程注本前者则“疑为乾德之误”，后者直接云“当为乾封”。就后者而论，若为乾封，则在唐初，元人邓文原有《南山延恩衍庆寺藏经阁记》一文云：“寺肇始于吴越钱氏，曰报国看经院。”知与唐初已隔近三百年矣。至于前者，据《宋高僧传》对长耳和尚生平之记载可考知，此人实卒于后汉乾祐三年之次年，即后周广顺元年，故此所载“宋乾祐”实为“后汉乾祐”，而载述者以其乾祐三年十一月病，次年三月“趺跏而逝”便顺理成章地写为“乾祐四年”了。由上可知，这两处无论是唐还是宋，实均为“后汉”之误。

然而，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注书则更易为通家所笑。若本书校与注有疏误之处，还期方家赐教。

李小龙

2010年10月

# 目 录



前言 .....	1
自序 .....	1
卷一 .....	5
西湖总记 .....	7
明圣二湖 .....	7
西湖北路 .....	18
玉莲亭 .....	18
昭庆寺 .....	19
哇哇岩 .....	25
大佛头 .....	26
保俶塔 .....	28
玛瑙寺 .....	30
智果寺 .....	34
六贤祠 .....	35
西泠桥 .....	39
岳王坟 .....	41
紫云洞 .....	50

<b>卷二</b> .....	55
西湖西路 .....	57
玉泉寺 .....	57
集庆寺 .....	59
飞来峰 .....	61
冷泉亭 .....	67
灵隐寺 .....	69
北高峰 .....	73
韬光庵 .....	75
岫嵎山房 .....	80
青莲山房 .....	82
呼猿洞 .....	83
三生石 .....	85
上天竺 .....	88
<b>卷三</b> .....	97
西湖中路 .....	99
秦楼 .....	99
片石居 .....	100
十锦塘 .....	101
孤山 .....	107
关王庙 .....	114
苏小小墓 .....	118
陆宣公祠 .....	120
六一泉 .....	123
葛岭 .....	125
苏公堤 .....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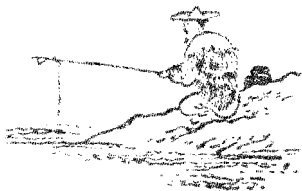
湖心亭 .....	133
放生池 .....	136
醉白楼 .....	139
小青佛舍 .....	141

#### 卷四 .....

西湖南路 .....	149
柳洲亭 .....	149
灵芝寺 .....	152
钱王祠 .....	154
净慈寺 .....	159
小蓬莱 .....	162
雷峰塔 .....	164
包衙庄 .....	168
南高峰 .....	170
烟霞石屋 .....	171
高丽寺 .....	174
法相寺 .....	176
于 坟 .....	178
风篁岭 .....	187
龙 井 .....	189
一片云 .....	190
九溪十八涧 .....	193

#### 卷五 .....

西湖外景 .....	199
西 溪 .....	199



虎跑泉 .....	202
凤凰山 .....	204
宋大内 .....	206
梵天寺 .....	212
胜果寺 .....	214
五云山 .....	215
云 栖 .....	216
六和塔 .....	222
镇海楼 .....	225
伍公祠 .....	230
城隍庙 .....	232
火德庙 .....	234
芙蓉石 .....	236
云居庵 .....	238
施公庙 .....	240
三茅观 .....	242
紫阳庵 .....	244
<b>附录</b> .....	<b>249</b>
金堡序 .....	251
祁豸佳序 .....	251
王雨谦序 .....	252
李长祥序 .....	252
查继佐序 .....	253
张礼凡例 .....	254





# 自序

